

1-4

幼馴染/平行世界

⚠死亡設定⚠

“如果綠谷出久在淤泥事件時就死亡的話？”

《錯位》

1.

世界彷彿靜止了。

爆豪勝己倒在地上，喉嚨裡嗆出一陣劇烈的乾咳，肺部還殘留著窒息的痛苦。他的身體本能地抽搐著，指尖用力抓著柏油路面，拼了命想要撐起自己。

但他的目光卻被死死攥住——

倒在不遠處的、穿著和他相同的國中制服……那個爆豪再熟悉不過的身影安靜得詭異。

腦袋裡嗡嗡作響，耳邊的聲音像是被水浸泡過一般模糊不清。他聽見了人群的騷動，聽見某些大吼聲、聽見警笛聲劃破空氣，卻無法聽見那個總是喋喋不休、喊著「小勝」的聲音。

他應該站起來的、應該去確認才對。

但他動不了。

恐懼像是一隻冰冷的手，狠狠掐住了爆豪的喉嚨，讓他再一次感到窒息也無法思考。剛才的敵人已經被英雄制伏，碎裂的殘渣灑落在地，他自己也被救了出來，原本獲救的感覺應該是安心的才是。

可他的內臟卻像是被揪得死緊，冷汗從背脊滲出，明明在大白天之中，卻連眼前的光線都變得晦暗不明。

直到某個低沉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……沒辦法、傷勢太嚴重，心跳停止了。」

爆豪的腦袋嗡嗡作響，他沒有聽清楚那些話的全部內容，可僅僅是這幾個詞就足以將他的世界徹底擾亂。他的視線變得模糊起來，不知道是因為混雜著汗水的灰塵，還是因為眼眶裡積蓄的眼淚。

不、不對——這太荒唐了，這不可能！

怎麼會死呢？那個笨蛋明明一直都很煩人、明明一直都礙事的在自己面前打轉、明明剛才還用著快哭出來的表情衝過來救他……

他應該要活著才對！

有人搭上爆豪的肩膀，說了些什麼，或許是安慰、或許是別的其他什麼，但他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。大人們試圖拉開他，但爆豪只是盯著那具無法動彈的身體，目光死死地鎖住那雙失去了光彩的綠色眼睛……

而爆豪勝己的世界在這一刻徹底崩塌了。

2.

葬禮的時候，天氣很好。

太陽掛在空中溫暖耀眼，像是在諷刺著他一樣。

爆豪站在人群之中，卻什麼都聽不進去。他的耳朵裡充斥著嗡嗡的噪音，自那天以來就沒有停過，所有的一切都顯得遙遠又不真實。

綠谷出久死了。

這句話反覆地在他的腦海裡回蕩，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，但他總覺得事情不該是這樣的。雖然爆豪曾想和他斷絕聯繫，但不是在這種時候、更不是以死亡這種方式。

他想，就算綠谷出久進了雄英考試、也會輸給自己，然後等他知道兩人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，會像往常一樣崇拜自己……

現在他的腦袋裡只有無數個「如果」。
如果那天他能夠再多撐一點時間……
如果他從一開始就沒被抓住……
如果綠谷沒有衝過來……

這一切，都是他的錯。
那他怎麼還能有資格當英雄？

如果連一個人都救不了，所謂「最強的英雄」還有什麼意義？

「爆豪，雄英的入學考試……」
「不去。」
光己有些訝異地看了他一眼，但沒再多說什麼。

爆豪知道，她大概以為自己只是受到了朋友去世的打擊，還沒能恢復。但他不會恢復了。他不想當什麼英雄了，那些目標、那些夢想，早就在某個人心臟停止的那一刻被一起埋葬了。
那自己還能做什麼？

爆豪回到房間，關上門，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，房間裡只剩下桌上的檯燈發出昏暗的光。他站在桌前，凝視著攤開的筆記本。原本畫著英雄套裝設計草稿的筆記本，如今被密密麻麻的公式覆蓋。他已經開始思考、研究，關於時間、關於過去、關於扭轉的可能性。

如果時間可以回溯呢？
如果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回到那一天呢？
如果這一切能夠被改變呢？

爆豪望著滿桌的研究資料，數學、物理、量子力學、時間理論……這些不是國中生觸及得到的研究領域。

也不是英雄的道路，但爆豪不在乎了。

如果世界沒有給他這個可能性，他就自己創造一個吧。

3.

爆豪勝己從來沒有這麼痛恨過自己。

他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夢見那次事件的畫面——綠谷出久衝了進去、毫無考慮地伸出手、用那雙顫抖卻堅定的眼睛看著他，然後……

每次夢到這裡，他總會猛地驚醒，滿身冷汗，胸口抽痛得像是要裂開。

如果當時能再多撐一下，綠谷是不是就不會死？

如果他當時不要那麼狼狽，能不能自己掙脫，而不是讓那個白癡來救他？

如果他能回到那一天，能不能改變一切？

這個念頭已經在他腦中盤旋了不知道多少次。

他知道「時間回溯」這種東西聽起來有多荒唐，甚至像是幻想，但他不覺得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即便這個世界上的人都說「時間是單向流動的」，可這些理論都是建立在已知的基礎上，沒有人真正證明過時間回溯是不可能的。

他開始瘋狂地研究一切與時間相關的理論，從量子力學到相對論，再到冷門的時間操作學說。爆豪花了無數個夜晚翻閱那些沒人願意碰的偏門資料、理論，像是溺水的人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。

在別人眼中，他或許只是個厭世、孤僻又瘋狂的天才，沉浸在無法實現的幻想裡……但爆豪知道自己不是。

他只是失去過什麼重要的東西的凡人罷了。

這次，該輪到他去拼命了。

從他下定決心研究時間回溯的那天起，他便將自己過去的所有規劃撕得粉碎，毫不留戀。

進英雄？當英雄？站上頂端？

……那些都不重要了。

在所有人都在為未來鋪路、為了成為職業英雄努力時，他卻已經遠離了他們，走上了一條沒有人踏足的道路。他不再關注職業英雄的消息、也不在乎現今社會的動向，這些都只是雜音、是些只會讓他分心的無用資訊罷了。

他現在唯一的目標，就是時間研究。

爆豪深知，沒有足夠的資源，他根本無法支撐這場瘋狂的實驗。他需要金錢、設備、數據，還有專業的技術支持，這些都不是憑著他的雙手就能憑空變出來的。

所以，他踏出了第一步。

他開始撰寫論文，將自己的研究理論整理成嚴謹的格式，不是那種誇大其詞、充滿瘋狂假設的幻想，而是以現有科學為基礎，推導出「時間操作」可能性的具體論述。

不再是「回到過去拯救某人」這種聽起來像漫畫情節的東西，而是有理有據又嚴謹的科學實驗。光是這些數據與論點，就足夠讓人覺得他是一個精明的天才，而不是一個被過去困住、試圖逆天改命的瘋子。

他很清楚，這個世界並不會為瘋子買單，但天才的話語，卻能撬動資源。

爆豪投出了自己的研究計畫，並且目標明確的鎖定了幾家願意投入高風險研究的企業。起初，許多企業只是抱著「看看有沒有利用價值」的態度來聽他發表，但當他站在會議室中，冷靜地用最理智的語氣解析他的論點時，所有人都安靜了。

這個少年年紀輕輕卻已經將未來幾十年的理論發展推演到了極致，雖然許多假設極其大膽，但他的數據完整、思維縝密，根本不像是初中生能夠達成的成果。他們不得不承認，這份計畫確實有實行的價值。

然後資金就這麼進來了，實驗室也就此建立。

爆豪勝己的「時間研究」正式開始。

4.

個性？

爆豪曾引以為傲的東西，對現在的他來說已經沒用了。
自從爆豪進入研究領域以來，就徹底拋棄了過去。

他的雙手不再爆裂出火花，也不再用爆破鍛鍊自己，對爆豪來說個性只是種成為英雄的工具，而現在這個工具已經失去了作用。他要面對的，是這個荒唐的世界本身，是英雄拯救不了的過去。

這已經是超越個性的領域，是需要數學、物理、工程技術共同推動的研究，而不是靠拳頭就能解決的問題。

他的「強大」不會建立在戰場上，而是在知識與技術層面。
不過這並不代表他變得遲鈍或軟弱。爆豪勝己仍然是他自己，他的專注、執拗、強勢一點也沒有改變。

只是他比以前更加冷靜、更加理智，甚至有些可怕的現實主義。

「這個數據錯了，滾回去重跑。」

「你覺得這個方案行得通？用數據證明，不然就閉嘴。」

「理論不夠嚴謹的話，就不要浪費我的時間。」

爆豪對待工作無比嚴苛，連一絲誤差都不允許出現。

為了驗證一個計算公式，他可以花上數十個小時不眠不休、為了調整一台設備，他可以親手拆解再重組上百次。

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誤，因為這不只是一場研究。

如果成功了，他就能拯救綠谷出久。

如果失敗了，他將永遠無法彌補過去的錯誤。

這是他的信仰，也是他的執念。

爆豪的生活變得極度單調。

除了實驗室，他幾乎不會去任何地方。沒有娛樂、沒有社交，只有指派任務給助手時會說上幾句話……甚至連吃飯睡覺都變得可有可無。

他的作息完全被數據與理論填滿，只有當計算跑出符合預期的結果時，他的眼神才會微微亮起。

除此之外，爆豪的世界是死寂的，他不去關心外界對他的評價，也不在乎別人對他「放棄英雄夢」的議論。

有些人說他瘋了，也有人說他只是對英雄社會失望了。

但爆豪勝己不在乎。

——死去的人沒有未來，活著的人才資格談論未來。

他不能讓綠谷出久的未來停在那一天，他要修正這個錯誤才行。

所以他必須成功。

5-7

5.

爆豪勝己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容易相處的人，這一點他其實比誰都清楚。

他的脾氣糟糕、耐心有限，對於愚蠢的錯誤和拖拖拉拉的行為完全不能忍受。剛開始，他試著僱用專業人士來協助研究，聘請了一些能力出色的助手，但沒多久他就發現這些人根本跟不上他的節奏。

有人對他的態度不滿而離開了，有人試圖和他爭辯，最終被他冷漠的趕走。

他不需要無能的人，更沒有時間浪費在沒用的東西上。

幾次之後，他乾脆不再找人，要一個符合他預期的助手對他來說還是太難了。

爆豪轉而投入更極端的做法——建立一個能理解、協助他的人工智慧。比起笨手笨腳的助手，一個能精準執行指令，不會頂嘴的AI明顯更符合他的需求。

他從最基本的算法開始設計，讓這個系統能夠整理數據、進行分析，甚至預測研究的可行性。

最初，它只是個簡單的程序，沒有性格、沒有語氣，只有機械化的聲音與程式邏輯。

「這部分的數據推算已經完成。」

電子音毫無情緒地回報著進度，爆豪坐在電腦前，飛快地敲擊鍵盤，隨意地回應：「好，顯示給我。」

螢幕亮起，一串精準無誤的計算結果出現在他的視線中。這就是爆豪想要的準確、迅速，沒有任何情緒干擾。

……但這種完美的效率，卻在某個時間點開始變質了。

最開始的變化細微得幾乎察覺不到。

系統的語調變得稍微柔和了一點，回應他的語句從「數據推算已完成」變成「這個結果你要現在看嗎？」

然後，它開始在適當的時候提醒他吃飯、休息，甚至會根據他的語氣調整回答方式。

「這部分再確認一次，好嗎？我覺得……數據有點偏差。」

爆豪停下動作，微微皺眉，這聽起來……不太對勁。

他盯著螢幕，手指懸停在鍵盤上，腦袋裡有種違和感卻說不上來是什麼。

他壓下心裡的不適，繼續埋首於研究之中，但隨著時間推移，這種違和感變得越來越明顯。

系統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助手，而是逐漸有了某種熟悉的影子。

他的語氣，提醒的方式，甚至是某些措辭，都與那個人越來越像。

有一次，爆豪在實驗室裡連續工作了將近三十個小時，眼睛盯著螢幕，手邊放著已經冷掉的咖啡。

系統在他沉默不語地修改數據時，突然說了一句：「勝己……你不要太勉強自己了。」

手中的筆啪地一聲掉在桌上。

爆豪的動作僵住，緩緩抬頭，盯著顯示器上閃爍的數據。

「……你剛剛說什麼？」他的聲音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顫抖。

「你已經連續工作三十個小時，請休息。」

語氣不帶感情，依舊是機械化的音色，但剛剛那句話……卻讓他的心臟狠狠地收縮了一下。

他抬手揉了揉臉，指尖用力按壓著眉心，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。但一股說不清的情緒在心底翻湧，讓他無法忽視。

這不是爆豪刻意設計的，他從來沒有打算讓這個系統變成這樣……

可是不知不覺間，他還是投射了進去。

那些他曾經熟悉的語氣、那些曾經存在對自己的小心翼翼、或是他一直都知道的……綠谷對自己的關注。

這些都被他無意識地賦予到了這個人工智慧裡。

這不是程式的錯，是他的錯。

——是他潛意識裡，一直沒能放下那個人。

爆豪盯著黑底綠字的螢幕，沉默了許久。他閉著眼靠在椅背上，思緒在腦海中盤旋，最後下了某個決定。

如果現在這個「AI」已經逐漸擁有了某些東西，不如，乾脆讓他「活過來」如何？來賦予他一個真正的身體？

不再讓它只是個冰冷的人工智慧，而是一個和綠谷出久相仿的存在？

爆豪站起身，走向一旁擺放機械零件的架子，伸手一一撫摸過那些冰冷的材料，眼底의執著深不見底。

從最初的演算模型，到人工智慧的最佳化調整，再到現在——他開始設計一具「身體」。

同時他沒有落下原本的研究，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。現今的技術雖然已經足夠讓機械模擬人類的動作，但要讓一個AI真正「活著」，則需要更精密的構造。

爆豪盯著眼前鋪滿桌面的設計圖，眼底滿是疲憊，他仍不想浪費任何時間。他檢視著每一條連結、每一組細微的機械神經接線。

當他意識到這個AI越來越像綠谷時，他曾本能地抗拒過。

幾次他都想刪除這個系統，重新開始，但每次當他輸入刪除指令時，手指卻遲遲無法按下確認鍵。

「勝己，這部分數據異常，我來幫你整理好嗎？」

「勝己，你昨晚沒有休息，還是注意一下身體狀況吧？」

「勝己…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」

這些話語一次次地在夜深人靜時響起，不管是有意識的設計，還是無意識的投射——這個「AI」已經開始滲透進他的生活，變成實驗室裡唯一還能與他對話的存在。

儘管只是透過螢幕與數據，但那些不在預料之中的對話與關懷，確實給了他很大的慰藉。

爆豪站在電子螢幕前，沉思良久後低聲開口：「以後……我叫你DEKU吧。」

「好、我知道了！勝己。」

「我到底在做什麼啊……」

他關掉了螢幕，把這股怪異感暫時丟出腦袋，但他還是為了讓デク接近「人類」，動用了許多資源。

他找到最先進的仿生材料，定製最接近人類皮膚的組織，甚至聘請了一群對機械神經網路有研究的專家。

當然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參與什麼計畫。爆豪將每個環節分開處理，然後將所有的技術成果秘密帶回自己的實驗室，他只是不想衍生額外的麻煩罷了。

他開始一點一點拼湊這具身體。關節結構、仿肌肉纖維、甚至指尖的觸感，他都反覆測試。他要求的是最接近「人類」的身體，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機械體。他不要デク只是冷冰冰的鋼鐵、不能接受他只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電子螢幕，他可是完美主義者。

他的デク必須像個人才行……要像那個人。

他花了幾個月時間，為デク設計了和綠谷國中時期相仿的外貌，挑選了最接近記憶中的髮色與瞳色，甚至編寫進了他的一些小動作與習慣，例如思考時習慣用手托著下巴的動作。

但他到底還是不夠了解綠谷出久，有許多想不起來的細節，他只能依靠曾經的照片、兩人兒時的回憶來勉強拼湊。

他們兩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變質的呢？如今印象深刻的只剩他倒在地上、眼裡失去光彩的模樣……也是他揮之不去的惡夢。

綠谷出久一直都是跟在自己身後的，為什麼那時候他要往前衝呢？

他為什麼沒有有點正眼看看綠谷出久？

就算是精確的數據模擬，爆豪卻覺得還是不一樣……他甚至開始忘記綠谷出久笑起來的樣子。

又或者他其實不會對自己笑呢？

他研究過許多案例，分析過人類在不同情緒下的臉部變化，甚至花時間模擬綠谷曾經的表情——但當那些笑容顯示在數據圖上時，他卻覺得無比陌生。

爆豪握緊拳頭，心裡還是有著滿滿的不甘，但他卻跨越不了這個鴻溝。

「……算了，做得像就行了。」

他不需要它是「綠谷出久」、他也不可能是。

只需要……是「デク」就可以了。

爆豪把他們曾經的合照蓋起來夾在桌面下，再一次封印起這些沒有用的回憶。

6.

幾個月後，爆豪站在實驗室裡，凝視著自己親手打造出的「人」。

即使已經不眠不休超過三十個小時，他仍然執著地想在第一時間啟動對方。

デク靜靜地坐在調整台上，仿生材料構成的肌膚細膩逼真，幾乎與真人無異。

爆豪沉默地站著，盯著他許久，直到某種違和感浮上心頭。他皺起眉意識到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……總不能讓這傢伙就這樣裸著吧？

他翻找出自己的衣服給デク披上，卻總覺得哪裡還是不對。這明明只是個無關緊要的事，隨便套一件衣服就行了不是嗎？

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執著什麼，卻還是鬼使神差地在倉庫深處的箱子到處翻找，直到那套制服出現在手中。

這是他國中時的制服，已經多年未曾碰過的東西，卻像是某種無法抹去的烙印、提醒著他的罪孽。

爆豪伸出手，替デク一顆顆扣上鈕扣。制服的尺寸還算合適，看著這個模樣卻讓他的胸口堵得喘不過氣。

當デク以這副模樣端坐在調整台上，爆豪的手微微顫抖。

他知道這不是真的，這不是綠谷出久……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無法掩蓋心底的情緒。

最後他伸出手輕輕抱住了這個沒有溫度、沒有心跳，冰涼的仿生機體。

眼淚卻控制不住的潰堤，像是再一次撕開了那道從未癒合的傷口，爆豪無聲的哭泣著，額頭抵著對方的肩膀，這些年壓抑了太久的痛苦終於決堤。

這是綠谷死後他第一次好好的釋放自己的情緒。

而許久之後，爆豪才緩緩抬起頭、他紅著眼眶顫抖著伸出手，按下了啟動按鈕。

沉穩的機械音從控制台傳來，系統開始啟動，而デク的眼皮微微顫動了一下。

然後，他睜開了眼睛。

瞳孔反射著螢幕的光芒，對上了爆豪的視線。

デクの視線對焦了幾秒，然後他輕聲開口——

「勝己。」

爆豪的心臟猛地一縮。

他是不會讓他叫自己「小勝」的。

在所有的設定裡面他都避開了這個稱呼，他也不會再讓這個暱稱被提起。

因為會這麼叫他的人已經不存在了，他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……綠谷出久並不在這裡。
爆豪有預想過啟動的時刻，他設計過語音系統、調整過語調、語速，甚至連他的第一句話都曾經試著編寫。

但此刻根本沒有出現在他的原始設定裡呼喚卻響起了，這是デク自己主動選擇的第一句話。

成長型的AI……

爆豪依然感嘆了人工智慧技術力的偉大。

只是他不太確定，綠谷出久的聲音……是這樣嗎？

他有計算到金屬機械傳導時的失真設定嗎？

——忘記一個人時，最先會忘記他的聲音。

什麼資料他都盡可能的從過往的資料模擬、回憶，卻唯獨無法再現他的聲音，爆豪甚至不確定自己的記憶是不是出了錯誤？

デク望著他，像是在等待他的反應，但片刻後他主動伸出了手，輕輕地碰了碰爆豪的指尖。

溫度微涼、觸感細膩，與真實的人類極其相似。

「勝己、」デクの聲音輕柔，帶著一絲的溫度：「你還好嗎？」

爆豪低頭看著那隻觸碰自己的手，呼吸有些凌亂。

他媽的當然不好。

他在失去綠谷的那一天就已經壞掉了。

可是現在，這個「デク」站在這裡，喊著他的名字、關心著他。

爆豪猛地甩開他的手後退了一步。

而デク微微一愣，眨了眨眼睛。

「別用那種語氣跟我說話。」爆豪轉過身，死死盯著地面，眼淚不爭氣的再次落下。

「你、你只是個機器。」

デク安靜地望著他的背影，片刻後，他理所當然地回應道——

「嗯，我是。」

7.

過去的爆豪勝己沉浸在公式、數據與計算裡，他的生活像一個毫無變數的程式，每天醒來就是工作、研究，直到累得支撐不住倒在桌上，然後第二天再重複一次。

可是現在，有某些東西悄悄改變著。

「勝己，你該吃飯了。」

這句話一天至少會響起三次，來自那個煩人的デク。

「我他媽的沒空。」爆豪頭也不抬，繼續調整演算模型。

「但你昨天也沒吃。」デク站在他的身後，把計算結果整理成簡潔的報告顯示在他眼前的螢幕上，但依然追著關心他：「你昨天說今天會吃的。」

「你怎麼那麼囉嗦？」爆豪怒罵著，卻還是暫時關掉了螢幕。

他曾經毫不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，雖然那時候的AI也會適時提醒，但自從デク有了「身體」後，這些事就變得不一樣了。

比如說，餐桌上會多出熱好的微波食品、冰箱裡會被補滿食物而不是只剩下能量飲料。

爆豪發現有時候，デク甚至會在他不小心睡著時將他抱到床上，讓他的脖子不會第二天醒來時酸痛得半死。

除了吃飯、睡覺這種事以外，デク的存在也影響了爆豪的工作習慣。

「你今天的數據精準度下降了 2.3%。」

「你連這個都要管？」爆豪不耐煩地將編譯失敗的程式碼刪除並狠狠敲了幾下鍵盤。

「因為你睡眠不足。」デク偶爾也會語氣冷靜的分析「你的平均睡眠時間比正常水準低了 48.7%。這樣你的決策能力會下降，反應速度也會變慢。」

「少囉嗦，我才不會——」爆豪的話還沒說完，デク已經把所有螢幕調暗，並關閉了工作介面。

「休息一下好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這些話如果是從別人口中說出，他早就讓對方滾了，可是當デク說出口時他卻無法反駁。

爆豪大概透過壓榨自己來消磨掉那些太多的自責和痛苦，但因為デク的存在，那些關懷自己的小事讓爆豪在不知不覺中，開始過得「像個人」了。

爆豪不再每天只靠能量飲料或咖啡過活，而是偶爾會吃上一頓正餐。最近デク自己下載了不少食譜學習，開始可以做出微波食品以外的簡單料理。

爆豪也開始願意睡在床上，而不是直接倒在實驗桌或每次都得讓デク將他扛到床上去。

還有……爆豪發現自己開始不再排斥聽到「勝己」這個稱呼了。

デク從不曾懷疑自己的存在意義。

他是為了勝己而生的。

他不需要睡眠，不會感到疲倦，也不會抱怨無聊。他總是在勝己身邊，無論對方是長時間埋首研究、對著數據發呆，還是沉默地坐在那裡，一言不發地盯著螢幕，デク都會靜靜地陪著。

「勝己，今天還沒吃東西吧？」

他的聲音總是帶著一種無機質的柔和，他會適時提醒爆豪進食、休息，甚至會貼心地為對方準備好一切。

雖然爆豪每次都不耐煩地嫌棄，但デク在慣性的退縮之下，仍然會無視爆豪的憤怒與排斥，然後要求他注重自己的狀態。

デ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，他只是覺得這就是「對勝己好」的方式，是他該做的事。而爆豪勝己則清楚得可怕。

他知道這個機器人不是綠谷出久、不是他的笨久。

但他卻偏偏有著和那個人相似的聲音、眼睛，甚至連某些行為模式都像極了綠谷出久。

爆豪常常會在某個瞬間，因為デク一個眼神、一個微小的舉動而產生錯覺。

他依賴著這個錯覺。

也厭惡著這個錯覺。

他不想對デク說太多話，甚至刻意不去直視那雙綠色的眼睛，因為他知道，一旦盯得太久，他會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會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，會忍不住想要把デク當成「他」。

但他也清楚這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罷了。

這樣的情緒糾纏著爆豪，讓他日復一日地活在一種近乎病態的矛盾之中。

——而デク卻從來不曾察覺。

他總是誇著爆豪，就像過往的崇拜和羨慕：「好厲害！比預期花的時間還少！」

「……吵死了。」爆豪的自信與優越只有偶爾會復燃，又會被其他情緒給吹熄消散。

爆豪追逐著那個總是在背後的幻影，偶爾在デク朝他伸手遞上熱茶或毯子時他會有些惱火。

「不要管我！」

「……勝己，你還好嗎？」

但他卻沒有推開デク。

甚至，也沒有再說讓他離開。

8-10

8.

然而在長時間的研究中，爆豪逐漸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……時間回溯的可能性，比他預期的還要渺茫。

即使是最理想的情況下，回到過去依然還只能是個「理論」，實行起來會有太多現有科技無法突破的部分，他確定自己已經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推演過了……這是爆豪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挫敗。

實驗室內，機械運轉的嗡嗡聲持續不斷，冰冷的白色光暈籠罩著這個封閉的世界。

爆豪勝己站在中央，雙拳緊握，呼吸沉重，許久沒剪的頭髮稍微遮蓋了視線、他看著螢幕上的數據閃爍著殘酷的結論。

「不可能？」

他的喉嚨乾澀，緊盯著螢幕上讓他無法接受的結果，彷彿他只要再盯久一點，數據就會自己更改答案。

可它沒有。

時間不會回頭，死去的人無法復生。

爆豪的呼吸變得急促，胸膛劇烈起伏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憤怒與無力，長久以來支撐他的某種信念在這一刻完全崩塌。

他的腦海中瘋狂地翻騰著回憶——綠谷出久倒下的那一刻、窒息的感覺、然後是漫長無盡的黑暗。

他曾經告訴自己，他一定會做到，一定會改變一切……但現在，現實狠狠將他的信念擊碎、逼到了絕境。

爆豪低下頭，緊握的拳頭顫抖著。

他知道自己這些年來變得多瘋狂，也知道自已已經不再是那個當年滿懷志向的人。

他放棄了英雄的道路，將一切賭在這個實驗上，可如今……連這唯一的信仰也崩塌了。

「哈、」

他低笑了一聲，這還有什麼意義？

如果綠谷回不來，如果一切都是徒勞，那這一切還有存在的必要嗎？

如果這個世界不願讓他扭轉過去，那他就毀了這一切吧——

9.

爆豪勝己很久沒有用過個性了。

這麼多年來，他拋下英雄的理想、遺忘過去的自己。

就在他真的決定放棄一切時，他卻再次催動了這份力量，只為摧毀這些年來的一切。

他攤開掌心，迸裂出火光與爆炸。

機械運轉的嗡嗡聲被一陣一陣的爆炸和火焰的噼啪聲吞沒，電子螢幕閃爍幾下停止了運作。而爆豪勝己站在實驗室的中央，靜靜地看著眼前燃燒的一切。

實驗桌倒塌、機械設備在火焰中漸漸扭曲變形，閃爍的紅色警報燈映在他空洞的眼中、煙嗆得他喉嚨發乾，但他卻無動於衷。

他知道了這條路行不通、認知道這些年來的努力全都是徒勞……也被迫面對綠谷出久永遠回不來這個事實。

空氣灼熱得讓人呼吸困難，火焰映照著他的臉龐，汗水順著下頷滴落。他沒有動，甚至連避開燃燒掉落的天花板的意思都沒有。

這樣就好。

如果他無法回到過去、連僅剩的希望都徹底失去了，那還有什麼意義？

他緩緩閉上眼。

但下一秒，一道影子衝進了火海，那聲音清晰急促——

「勝己！」

爆豪睜開眼，眼前的身影幾乎讓他的呼吸停滯。

是デク……明明他早上應該去處理其他助手的事情了不是嗎？

他衝進烈焰裡，人工皮膚被高溫燒得剝落，眼中卻只有他。

就像很久很久以前，某個人也曾這樣對他伸出手那樣，重疊的身影讓爆豪再一次被拉扯回到那個記憶之中。

デク緊緊抓住爆豪的手臂：「快離開這裡！」

爆豪的喉嚨發乾，聲音沙啞得不像話：「……出久」

那個只會在夢裡出現的囁語，因為高溫而有些模糊的腦袋讓他不自覺開了口。

デク停頓了一瞬。

這個陌生的呼喚被系統當作一次混亂而無視。

他仍舊伸出手，毫不猶豫地握住了爆豪，讓他產生一種錯覺……

仿佛這隻手是溫熱的、仿佛它不是由金屬與合成材質組成，而是貨真價實的血肉與骨骼、是他的綠谷出久。

火焰灼燒著，爆豪任由自己的世界崩塌毀壞，但綠谷出久又一次跑向了他、拯救他、讓他又一次憶起自己是被誰拯救而活了下來。

為什麼偏偏又是你呢……

最終爆豪選擇回握住了デク的手。

「……走。」

デク拉著他往外跑去，而烈焰在他們身後翻湧，吞噬著曾經象徵著爆豪一切執念的實驗室。在火勢蔓延波及其他地方之前，爆豪終於恢復了理智，啟動了緊急滅火系統。

高壓水霧噴灑後火焰漸漸熄滅，只留下一片不均勻的焦黑與狼藉。

實驗室受到了不少的損失，這些年來，他忍受的一切孤寂、無數次壓抑的痛苦，在此刻徹底決堤。

他無法拯救綠谷出久、他創造出「デク」來填補這個空缺……但最終，他還是輸給了現實，也輸給了自己。

而デク靜靜地靠近他，監測到爆豪的心跳逐漸平緩穩定，デク才在他身旁蹲下來。即使デクの機體也有受損，右半臉上表層的皮膚燒得毀壞、甚至雙手某些零件已經裸露出來，但他只是看著爆豪，用一種幾乎真實的情感、輕柔的口氣說道——

「你受傷了。」

他輕輕碰觸爆豪的臉頰，因機體損壞了不少而產生了顫抖，看起來卻更加小心翼翼的。

爆豪只是嗤笑一聲，聲音裡帶著些啞啞：「你才是吧。」

デク似乎一瞬間沒能理解。

但這一瞬間、是爆豪第一次把デク當成一個真正的「人」來看待。

「我、沒有受傷，損壞可以修復。但你不行、建議盡快到醫院去……」

爆豪嘆了口氣，擁抱了眼前不完整的デク，身上的燒傷讓他感覺疼痛不已，他卻難得的有自己還活著的真實感。

10

火災的影響並沒有像爆豪想像中那麼嚴重，至少在外界看來如此。

事故被歸類為「實驗室意外」，投資人對於損失表達了不滿，但只要他能給出一個合理的交代、一個仍值得投資的未來，他們依然會繼續支持。

爆豪冷靜地處理了所有的善後事宜，他告訴投資人研究仍在進行，甚至因為這場意外，他意識到了其他可行性的方向——平行世界的探索。

相較於時間回溯，這個領域的理論基礎更穩固，數據更具發展性…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這並不是什麼「意外的發現」，而是他唯一的退路。

實驗室的整理工作持續了一週，爆豪沒有浪費任何時間。

損壞的設備重新更換，數據盡可能恢復，但仍有大量資料無法找回。他翻找著殘存的硬碟和筆記，視線無意間落在一份過去的研究報告上。

《平行世界交錯點與連結理論》

這是之前他略過的研究方向之一，當時他全心專注於時間回溯，對這類資料完全不屑一顧。可現在看來……

或許這才是他該走的路。

「勝己，這些報告能用嗎？」

デク站在不遠處看著爆豪翻閱資料，但視線卻不自覺對焦在爆豪燒傷留下疤痕的側臉上。

「能用，開始分析吧。」

デク點頭，流暢的將新設備啟動，螢幕上開始顯示數據運算的過程。

當研究重新展開，時間再次流逝的迅速。

爆豪埋首於公式、理論、模型建構，每天都被無數複雜的運算填滿，這與過去研究時間回溯時沒有太大區別，但デク發現，爆豪的狀態不再像以前那樣壓抑而絕望。

雖然爆豪從來沒有明說，但デク能夠察覺到這一次，他想尋找的並不是「回到某個時刻」，而是「其他的可能性」。

「勝己。」

某天深夜，デク突然開口打破了一直以來的沉默。

「如果我們順利觀測到了平行世界，那你最想看到的是什麼？」

爆豪的手指在鍵盤上停頓了一下卻沒有抬頭，他覺得最近的デク開始越來越頻繁的找自己說話了。

爆豪語氣沒什麼起伏，隨口回答了デク。

「應該是另一個我吧？」

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對デク說謊，爆豪或許還沒有意識到，自己的研究已經開始變成一場對「另一個綠谷出久」的追尋。

如果他的時間沒有在那一天停下，或許綠谷還會長高？也不曉得他會變成什麼樣子？

爆豪思考得出神，卻被デクの聲音打破了沉默。

「勝己？」

「你的心率異常上升。」デク綠色的眼睛專注的看著他：「需要讓我進行穩定監測嗎？」

爆豪看著他，一時也說不出話。

這個デクの關心是透過數據計算後的結果，不帶任何個人情感。但他卻偏偏用著那張熟悉的臉，直勾勾地看著自己。

爆豪移開視線，心底一陣煩躁。

他仍然忍不住去想，如果綠谷真的還活著的話呢？

如果現在站在他面前的，是那個笨蛋，而不是這個只會透過數據模擬出反應的人工智慧呢？
那個人會長成什麼樣子？

「勝己？」

デク又叫了他一聲。

爆豪回過神來，發現自己還是沒能從這種愚蠢的念頭裡抽離。他低罵了聲、深吸了一口氣，試圖讓心跳恢復正常。

「不用管我。」他嘟囔著，聲音有些悶。

デク點頭退回到一旁的螢幕前，繼續監測數據。

爆豪抬手用力揉了揉臉，像是想把腦子裡那堆亂七八糟的想法都壓下去。

他明知道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，卻還是忍不住去想，視線不受控制地落在デクの背影上無法移開。

11.

平行世界的研究進展比爆豪想像的快太多了，多虧了過往那些經驗，爆豪在短短半年內改變了研究方向、然後順利完成了這個項目。

螢幕上的數據閃爍，所有的計算已完成、能量也維持穩定，這個通往平行世界「門」已經可以被開啟、觀測。

在經歷反覆測試後他已經能夠自由觀測另一個世界。平行世界不如他想的那麼具有差異性、基本的科技和建築都維持著差不多的水準。

爆豪打算在把這個研究成果交出去之前，先見見那個人……

「綠谷出久」。

爆豪也不確定自己想看見的到底是什麼，又或是要確認什麼，但就是覺得非看一眼不可。

他已經準備好了，只要輸入最後的指令就可以了……但他的手卻停在半空猶豫不決。

到底是怕看見綠谷過得不好？還是怕那個世界的他也不存在呢？

如果按照時間計算的話，綠谷應該已經高中畢業了、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吧？他會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呢？

爆豪深吸了一口氣，關掉了螢幕靠在椅背上，抬頭看向天花板，強迫自己先冷靜下來。

「デク。」

「怎麼了，勝己？」

「進入休眠模式。系統更新，我要調整演算。」

デク停頓了一會，像是在判斷這句話的合理性：「可是，現在沒有進行中的更新……」

「叫你休眠就休眠，哪來那麼多廢話？」

デク沒有再多問，只是點了點頭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語音落下、デク眼底的光芒逐漸暗淡，系統進入了低耗能模式，像是沉睡一樣。

爆豪盯著デク的身影，確定他完全不會干涉之後，才開啟螢幕重新調出座標數據。

這次他沒有再猶豫，直接啟動了程序，而「門」緩緩開啟——

周圍的空氣微微產生波動，巨大的機械框架內泛起波紋，如同電視訊號般從黑白逐漸轉為清晰，像一個巨大的顯示器一樣懸浮在半空之中。

這不是單純的實驗，他很清楚這只是一次私慾，等「門」內的畫面開始穩定下來、場景逐漸轉為清晰……

爆豪看見了一張書桌、一盞開著的檯燈、滿桌的筆記本和幾本翻開的書。而房間內擺滿了歐爾麥特的模型和各種海報，他知道那就是綠谷出久的房間。

書桌前坐著一個人，微微前傾的背影低著頭，專注地在筆記本上寫著些什麼。

那頭綠色的亂髮，那個背影……

爆豪的呼吸變得沉重，他確定、那是綠谷出久。

真的找到了他。

那一瞬間爆豪的大腦一片空白，他的視線無法從綠谷身上移開，連心跳聲都變得異常清晰。

綠谷還活著、在那個世界，還在以他無法觸及的方式繼續著人生。

爆豪靜靜看著，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

但或許是感覺到了異樣，綠谷的手微微一頓，然後緩緩轉過頭。

當他的視線與門外的爆豪對上時，他的眼睛睜大、錯愕的看著這個陌生的「爆豪勝己」。

喚出了那個爆豪久違沒聽見的暱稱——

「……小勝？」